



枝子与支架

我家后院有两个藤架。

车库外墙上的那个架子可以称得上是一款很不错的格子架。我很想说它是我的杰作，但事实上它并不是。这个架子不仅牢固还设计精细，外面的绿色喷漆更是让人赏心悦目。它唯独缺少了一样东西：枝子。

我想支架上面应该是有过枝子的，只是园丁实在是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搭这个支架，最终没了时间来种种子，因此没了藤蔓绕架的景象。这个架子一定是有人付出了很多心血才搭建好的，它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艺术品。可惜即使当年确有藤蔓绕架，今日也只剩下光秃秃的一副骨架了。

另外一个支架在我家围墙边上，长在茂盛的茉莉花丛中，显得毫不起眼。施了几次肥，浇上一些水后，茉莉花不断冒出新芽，绕着围墙茁壮成长。春天初到之时会开出洁白的花朵，甚是美丽。有时，我会修剪一些枝子；有时，我会除掉一些杂草；有时，我也会喷洒些东西防止小虫吞噬翠绿的枝叶。但茉莉花就这样不断地怒放着。

这个支架因为在茉莉花丛下面，很难看得出它长什么样。我从仅有的几处隙缝看进去，发觉这个架子至少有好几年没有刷新了。它的一端因为枝子的缠绕已经从围墙上脱落了下来，我虽然尝试着修了几次仍是没有用。茉莉花丛已经完全覆盖了整个支架。我知道我必须要尽快维修一下，因为整片茉莉花藤最终会把花架和围墙都拉扯至倒塌。

我总是在想是否应该从茉莉花丛那里修剪一些枝条下来嫁接在空置着的那个华丽支架上；但这样会遮盖住这个空支架本身的美丽，好像又有点可惜。

支架喧宾夺主

当我坐在我的后院观赏这两个花架时，不止一次地联想到教会的组织架构。大多数的教会都可被看为是包括支架和花枝的混合体。任何基督徒事工都是在圣灵的大能之

下向万邦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多人悔改归向主、并在福音里坚定且成长——就像是栽种、浇灌、施肥和修剪葡萄枝的工作。

然而，就像葡萄枝的生长需要一些支架来支持一样，基督徒事工也需要一些架构的辅助。至少我们需要有场地让大家聚会、有圣经供我们阅读、有一定的领导架构带领教会的发展。所有的教会、团契或者机构都有一定的支架在支持着他们所做的工作。事工成长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架构的调整。管理、财政、基础设施、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体系，都会随着枝子的生长也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拥有好的支架搭建者是无价之宝，任何成长中的事工都缺不了他们。

那么在你的教会中，支架和花枝是否都在健康成长呢？

也许，架构工作占据了整个事工的重点，风头完全压倒枝子。不同的委员会、行政架构、项目、活动以及筹款等等，大部分的人力都投进去这些工作中，而真正成长福音的枝子工作却少有人问津。事实上，这个工作只发生在每周主日聚会的时候，也只有牧师藉着讲道在做这个工作。

如果你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话，那么里面的每一根枝子可能都是枯萎的，树叶也是枯黄的。这也表示果实应该也是

屈指可数的，新芽更是寥寥无几。牧师依然是努力地工作，但很多时候都感到身心俱疲，而且也很少人关心他所做的工作。他经常为福音事工不结果子而感到颓丧。他其实很想能鼓励更多的基督徒参与这成长枝子的工作，能有更多的人来浇花、施肥、彼此支持在基督里的成长。可悲的现实却是，他思考这些的同时还要兼顾绝大部分的支架工作——建立小组、安排执勤、维修教堂、筹集奉献、财政规划、计划安排、统筹活动等等。时间实在是太多了！

支架工作就是这样：它往往都会宣兵夺主，占据了整个成长枝子工作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许搭造支架的工作比较简单，也少有人际关系上的磨擦。相反的，修剪枝子的工作就比较有挑战性，掺杂更多的个人情感和主观意见，也需要很多的祷告。它需要我们依赖神、开口向他人传讲神的话语。我们罪的本性时时阻挠着我们做这样的事。参加教会大扫除、清扫一下落叶，或者在小区里和邻居分享福音，两者你会选择做哪样？去开会讨论有关教会地毯的事情，还是和一个朋友约谈、挑战他所犯的罪，这两者你又会选择做哪样？

同时，支架工作通常都比修护枝子的工作更容易吸引人的眼光。它显而易见，也比较按部就班。通常都是一些看得

见的工作——一个会议、一项活动、一个策划、一个预算、一项建设工程，都是一些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我们甚至想把整个架子造得高至上天，期望藉此宣扬我们的名，但支架上的花朵却屈指可数。

支架工作在很多教会中都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基督徒对事工所拥有的一种制度化的认识。教会、基督徒团体、甚至整个教派，都很有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关注在如何保持他们的结构体系上。我认识的一个教会每周都有23个不同的团体举办活动，并且这23个团体的活动都会列在每周的周报上。这些不同的活动或者团体最初都是出于好的理由而成立的，它们开始时都是想要成长教会生活的某个层面。这当然会导致很多人每周在教堂里参与很多不同的工作。但究竟有多少是成长枝子的工作呢？枝子到底有没有成长呢？有多少人听到了神的话语，并且靠着神的圣灵日渐增加对神的认识、活出属神的生活呢？就我所提到的这个教会而言，这样的成长是寥寥无几的。

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在很多教会中支架的工作确实取代了修护枝子的工作。我们开会、维护教堂、参加委员会、委派工作人员、处理各项事务、筹集款项、做领导希望我们去做的事情。

而且，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对枝子工作越来越觉得疲惫，也就更倾向于做这些支架的工作。有时也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外界看成是成功的园丁了，所以是时候退出枝子工作而去叫其他人如何做枝子工作。

可是我们应该驻足思考一下神给他的子民有怎样的使命。枝子与支架不只是一个用来描述我们教会事工所面临的挣扎的比喻，它也描述了福音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城市甚至整个世界得以广传。

枝子和使命

1792年，一位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的年轻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基督徒当竭尽所能引领异教徒归正》。克理在这本册子里面**反对**当时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很多人认为马太福音28章中的大使命早已在第一批使徒的时候应验了，所以不需要应用在后代的教会生活上。对于克理来说，这是在逃避基督徒应有的义务。他认为大使命是各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应有的义务和权利，因而开始了现代宣教运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这样理解大使命不再是一个争论的焦点。我们当然应该差派宣教士去到世界的尽头、带领全世界来归向主耶稣基督。但这到底是不是马太福音28章呼召

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呢？这个大使命是不是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应该致力去行的呢？我们值得花些时间来认真看看马太福音这段有名的经文。

当时，在加利利的山上，惊喜交集的门徒们看到复活的耶稣，他们拜倒在耶稣跟前，心里百感交集的同时也疑虑重重。而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却完全没有让他们得到安抚。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这样告诉他的门徒（马太福音28:18）。这个宣称的弦外之音是但以理书7章的展望：那位『像人子的』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和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但以理书7:13-14）。

『这就是我』，耶稣这样告诉他的门徒。在过去的三年中，门徒们也亲眼见证了这事实。耶稣这位大有能力的人子行走在他们中间，让生病的得医治、使死人得复活、使罪得赦免，并带着权柄教导众人，比如：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马太福音25:31-32）

现在，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就在这人子的面前，门徒们亲眼看到了但以理书7章的应验。万民都要屈膝敬拜的这个人现在就在这里！

正是在耶稣得了这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全球性的权柄的基础上，他差传他的门徒到万国去、使万民都来作自己的门徒。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翻译的缘故，我们会觉得整个使命的重点在『去』这个字上，但其实整句的主动词是『使万民都作我的门徒』，并且用另外三个分词来辅助这个主动词：去、施洗、教训。

『施洗』和『教训』都是使人作耶稣门徒的途径。不管『洗礼』有什么其他的象征意义，这里的用意是指门徒们邀请人们悔改、把自己交托在耶稣的主权下面。

门徒们的『教训』就是复述耶稣他自己向他们所做 的事。耶稣是他们的『夫子』（参马太福音12:38, 19:16, 22:16,24,36, 26:18），他们因着耶稣的教导而增长对他的认识。现在，这批门徒将会教训人们如何遵守他们主人所吩咐的事。这个「藉着教导使人作门徒」的方式和路加福音中传讲福音的使命是同出一辙，路加记载耶稣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加福音24:47）。

那『去』是什么呢？根据传统的说法（至少在克理之后是这样），这个字通常被理解成是一个宣教的方式、把宣教士差派到世界各地去的指令。可是，这样的观点会让教会认为他们遵守主的教训的方式就是送钱或者委派宣教士去国外。但是整个大使命的重点不在『去』上面，而在『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上面，『去』只是其中一个必有的成份（也就是说，门徒们必须离开看到主的那座山才有可能把人带来作耶稣的门徒）。这个大使命最根本的任务不是要出国去某个国家宣教。**这个使命是要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在每一刻都把「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放在生命的首位。**

耶稣的权柄是没有任何局限的。他是主，是我的邻居的主、我的社区的主、我的同事的主、我的家庭的主、我的城市的主、我的国家的主，因为他是全世界的主。我们当然不应该停止差派宣教士去到那些福音还没有广传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是我们每个人（因此也必会是每个家庭和每个教会）的中心使命。

马太福音28:19中的「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这个使命并不是仅仅留给当时在场的那几个门徒。这第一批门徒被耶稣赋予的使命是「使万民作耶稣的门徒」，而听了门徒们的话之后成为耶稣门徒的人也同样顺服在耶稣的主权下面，因

此他们的使命和那最初的十一个门徒的使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也要传讲耶稣是主的这个好消息，而听到他们的人也是继续这样行，『直到世界的末了』。

新约学者唐纳·卡森（Don Carson）作出了这样的总结：『这个使命至少是给那十一个门徒的，但那十一人的身份是耶稣的门徒（马太福音28:16），因此他们就是所有门徒的典范——**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要使他人成为与他们一样的人，即耶稣基督的门徒。』^[1]

被召为耶稣的门徒就是要使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当然，每个基督徒都会有不同的恩赐，也会参与在不同形式的事工中（这在之后的章节会有更多的讨论）。但是所有人都是跟随基督的，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门徒与主人的关系，因此他们都是「造徒者」——会去使更多的人成为基督徒的门徒。

因此，基督徒事奉的宗旨很简单，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可以衡量的：我们是否有带领更多的人来成为基督的门徒，并且培养他们活出门徒真正的生命？很多时候教会比较制度化或世俗化，把重点放在如何使一些固有的活动和架构

[1] DA Carson, 'Matthew' in Frank E Gaebelin (ed.),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8, Zondervan, Grand Rapids, 1984, p. 596.

能流传下去。然而，带领更多人成为主的门徒的宗旨却越来越淡化了。大使命为教会是否真的在参与基督的事工设立了标准。

我们是否致力于使更多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呢？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在增加参加教会或加入我们组织的人数，而是在带领人成为基督真正的门徒。

或者继续用之前的比喻来描述：我们的目标是成长枝子，而不是增加支架。

支架和枝子的比喻为基督徒事工提出了一些本质问题：

- 枝子是为了什么而生长？
- 枝子如何能够得着成长？
- 枝子在我委身的教会有怎样的地位？
- 修护枝子是怎样的工作，而支架工作又是怎样的？
两者有什么区别？
- 不同的人可以怎样参与成长枝子的工作？
- 我们怎样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枝子工作？
- 枝子与支架之间应该有怎样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们会看到，重新定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教会的当务之急。目前教会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混乱不堪。每个基督徒都希望他们的教会得着真正的成长，但却不清楚从何开始、怎样着手。那些教会成长专家来来去去，提倡的方式千变万化犹如女性时装秀。我们一会儿蜂拥而入尝试最新的事工，一会儿又换去另一个有看头的模式，期望着最终能找到成功的秘诀。

即使是那些敬虔、信实的牧者们，虽然尽量避免受潮流的支配，但他们还是会面对一些困惑——尤其是想弄明白圣经究竟是如何定义基督徒事工的，而这些事工又如何演变成他们所属的传统的一部分。潜意识当中，我们都受传统的限制和影响，其程度远超于我们自己所觉察到的。传统和习惯不一定会使严重的错误昭然若揭，但它们却时常导致我们偏离主要的目标，也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都习惯照着一种方式做事（虽然初衷都是好的），而导致一些重要的基础渐渐被忽视甚至被遗忘，但这会让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我们经常本末倒置，而后又纠结为什么这样的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